

# 滿族名士詩詞大家

## 感念良師關吉罡

● 郭存孝

### 語文教師受益非淺

筆者年輕時性喜文學，尤偏愛詩，除大量閱讀中外詩篇外，也喜歡塗鴉寫詩，歲月匆匆，半個世紀過去，我已年過古稀，然而詩興未減，仍不時於澳大利亞中文僑報「星島日報」副刊上發表詩作遣興，並在僑界略有薄名。我坐擁此「雕蟲小技」，不禁憶及於五十年代初，在祖國南京引我進入文學殿堂的關吉罡老師。

關師為滿族人，一代東北名士，因先慈亦為滿族人，可能基於民族緣分，他對我特別關照，態度親切，教導也特別熱心。關師是我的語文教師，指導我寫作技巧，也經常修改我的詩詞習作，使我受益非淺。他為了幫助我提升詩歌創作能力，還

帶我會見抗戰時期即享盛名的前輩左翼作家，時任南京文聯主席的孔羅荪（後調上海文聯主席）及詩人鄭造等人，請益寫作門徑。又親自推介我加入南京文聯，使我在中共建政未久的五十年代初，即成為南京文聯詩歌工作者聯誼會的早期會員。後來，我結婚得子，關師伉儷親臨寒舍祝賀，師母送我一套冷水茶具，關師贈我夫婦一首賀詞，這首詞可惜在搬家時遺失，詞句我亦不復記憶，真對不起兩位長者。

### 任莫德惠私人秘書

學生時代，我曾去關府拜晤，關師與我閒話家常，談吐輕鬆幽默，比在課堂上聽課有趣，如沐春風，讓我無拘無束，真既有良師又是益友之感。在閑談中，我方知他是吉林省人，大約於一九〇六年生

，一九四八年擔任競選副總統的社會賢達，東北名宿莫德惠（字柳忱，吉林省人）的私人秘書，而他自己則在一九四八年以滿族身分被選為行憲國民大會代表。

關師常謙虛地對我說，他沒有什麼本事，但有些文學界的摯友，如孔羅荪、洪濤、洪橋，在台灣則有陳紀澄、趙惜夢等，和他最要好的陳紀澄時常念在心中。關師到底有沒有學問？我移民墨爾本後，讀到陳紀澄的大作及回憶文章，終於找到了實質的答案。陳紀澄說：「關吉罡兄，新舊文學都好」、「吉罡兄滿裔才士，充滿讀書人氣息，談吐幽默動人，詩、書、文無一不佳」。東北女作家李田林在回憶文章中，也稱關吉罡是飲譽一方的「東北名士」等。可見關師所說「沒本事」、「沒學問」，只是謙詞而已。

日後我們師生分手，十分依依，關師調到南京師範學院教中國文學和歷史，他的名士風度，過人才氣，出口成章，曾贏得許多學生的喜愛和歡迎。但他不喜歡用筆記上課，雖有懸河之口才，終招致非議，他也蠻不在乎，依舊我行我素。

一九五四年末，中共掀起文藝整風，反胡風集團風潮日益收緊，我曾被傳問與關師和鄭造的關係，我理直氣壯地回答：「一個年輕的詩人與文學老師和專業作家，來往是稀鬆平常的事；我和他們之間僅此而已」。然而這一事就這麼了結了嗎？哦不！後來聽說對我進行過調查，關師受到歧視，鄭造因多種原因而被捕入獄，後事不得而知，可能早已凶多吉少。

不久，我師從太平天國史學家羅爾綱門下，在博物館專研太平天國史，另從事美術設計業務，聊以餬口。關師見我改行，勸我不要丟棄文學，當然文史是不分家的。關師告訴我他認識羅爾綱，又說他曾與羅爾綱共過事，共同編纂出版過一套八冊太平天國史料（上海神州國光社出版），他為我找到人生最佳座席而高興。以後他曾多次帶領學生到我工作的博物館參觀，師生相見，歡敘契闊，十分暢快。

## 文革期間被整倒下

未幾，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狂風惡雨來了，開始時我為他捏把冷汗，但打電話給他還能聽到他那渾厚響亮的東北話，過了一些時候，我再打電話聽到的儘是「造反派」狠聲惡氣的濫調，我師生關係被活生生的切斷了。逐漸的，我的日子也愈來愈不好過了，無法再去他家。不久聽說他由被軟禁進而被批鬥；日復一日、月復一月、年復一年，關師原本就有的高血壓症因而日益嚴重，由於精神上的創痛，他老人家終於倒下了。

事後得知關師病危，我與妻攜帶禮品急去寧海路他的住所，誰知關老師已緊閉雙眼、口不能再語，雖然師母往關老師耳邊連聲高語：「郭存孝來看你了！郭存孝來看你了」，但終未見關老師睜開眼睛。萬事浮上心頭，我們悲傷極了，稍等片刻，仍不見有任何反應，在師母的催促下，我們揮淚向關師道聲「永別了！永別了」。

文革後期，我們夫婦自身難保，根本無法再去看望師母，因此關老師的後事是如何辦的，直到現在也不清楚。最近向南京師範大學方面打聽，好像依舊諱莫如深。

斯人仙逝，蓋棺論定，按理應給予公正待遇，雖然家屬在關師臨終前提出請求平反，可是校方只稱之為「教員」，既不論資排輩，也不講真才實學，一直不追給應得的教授職稱，令人遺憾！

關老師生前不大愛講自己的身世和經歷，我能知道的也是世人皆知的。近讀陳紀澄和李田林女士的文章，使筆者對亡師的人生經歷有了一個輪廓的瞭解，不由產生同情和敬意。原來關師在一九二八年曾是陳紀澄、孔羅荪發起的東北文藝團體「蓓蕾文藝社」的重要成員。他的文友有後來的著名作家、詩人、戲劇家、美術家等，如張鐵弦、于浣非、崔墨林、任白鷗、蕭軍、蕭仁、端木鬚良、羅烽、舒群、高蘭、徐悲鴻、徐蘇靈等人。

## 熱血男兒投筆抗日

早在一九三一年，關吉罡便是一位熱血沸騰的抗日愛國青年，「九一八」事變後，東北首當其衝，東北對國軍感受與激動最為火爆。斯時，日本關東軍佔領瀋陽後，就揮舞屠刀北侵，九月底便佔了吉林與長春。但是正當日軍得意忘形時，抗日義軍將領馬占山即予敵人迎頭痛擊，日

軍前鋒頓然受挫，全國振奮不已，東北青年立即掀起從軍抗日救國的熱潮。

這時在中東鐵路局理事會擔任秘書年僅二十五歲的關吉罡，立即響應號召，報名參軍。他激動地剃光了頭，向陳紀澄老弟告別，說要去嫩江前線打鬼子。陳氏問他「憑什麼關係到前線？」關吉罡毫不猶疑地回答：「就憑一品老百姓還不可以當兵嗎？」說完便乘哈滿線火車到昂昂溪，投身屯墾軍苑崇毅旅長帳下。是年底，日軍進攻齊齊哈爾，馬占山和苑旅長便撤退，關吉罡隨軍撤回哈爾濱。一九三二年二月，日軍又蠶食哈爾濱，關吉罡與趙惜夢因從抗日前線歸來，深知日軍偵知後是決不會放過他們。但由於日軍初佔哈爾濱，一時尚顧不到抓人，關吉罡巧妙地掌握時機，攜母（我曾在關府見過她老人家，是一位慈祥和藹的老人）及妻子，乘火車逃出虎口平安抵達北平。

未幾，關吉罡做為莫德惠的私人秘書，又攜母偕妻子兒女轉赴抗戰中的首都重慶。在東北人文薈萃之區的南山居住，與苑旅長及當時任國民參政會主席團成員的莫德惠，還有軍政界名人萬福麟、劉尚清、馬占山等，文藝界名流徐悲鴻、王平陵

、陳紀澄、趙惜夢等比居為鄰。

### 學問獲陳紀澄推重

關師在南山與陳紀澄並肩出入，過往從密，按陳紀澄說：關吉罡是「懷才不遇，跌宕半生，他那名義上是莫柳老（德惠）的私人秘書，實際則在中央造幣廠有一兼職，僅可餬口」而已。但陳紀澄對關吉罡擔任莫德惠秘書時的嚴謹作風十分欽佩。陳紀澄指稱：「我的朋友關吉罡兄，才華橫溢，倚馬萬言，每次為柳老寫信或寫文章，都為莫柳老賞識」。

抗戰勝利後，關師一家隨莫德惠返抵南京。一九四八年五月，關吉罡以邊疆民族——滿族精英身分被選為行憲國民大會代表。身為私人秘書，關吉罡參與國民政府委員莫德惠競選副總統，莫德惠參選屬陪襯性，理所當然地不會成功。一九四九年，莫德惠、陳紀澄、趙惜夢等去了台灣。

按陳紀澄說關吉罡是因「旅費無著」而留在南京的。一九五〇年，筆者在南京師範大學拜在關師門下，學詩練詞，師恩私誼，與日俱增；以為可畢生受惠，不料文革惡夢上演，關吉罡老師被「紅衛兵造反派」，抓住「嚴重歷史問題」，既軟禁又批

鬥，但念及他是「滿族名士」，故未予皮肉之苦，雖只是「文鬥」終究是「鬥」，因此，兩年後不堪精神折磨，含憤辭世。

而今莫德惠、陳紀澄和關吉罡師均已作古三十餘載，前兩位均有文存傳世；獨有關師未留下雪泥鴻爪，心甚快快，亦無可如何，惟「哲人日已遠，典型在夙昔」，謹獻小文，略表對先師感念之情。

二〇〇一年四月四日於墨爾本

### 編輯部不退稿啟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、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工商珍聞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。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，來稿以五千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）。

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